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九

子部九

兵家類

史記穰苴列傳稱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是古有兵法之明證然風后以下皆出依託其閒孤虛王相之說雜以陰陽五行風雲氣色之說又雜以占候故兵家恒與術數相出入術數亦恒與兵家相出入要非古兵法也其最古者當以孫子吳子司馬法爲本大抵生聚

訓練之術權謀運用之宜而已今所採錄惟以
論兵爲主其餘雜說悉別存目古來僞本流傳
既久者詞不害理亦併存以備一家明季遊士
撰述尤爲猥雜惟擇其著有明效如戚繼光練
兵實紀之類者列於篇

握奇經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一作握機經一作幄機經舊本題風后撰漢丞相
公孫宏解晉西平太守馬隆述讚案漢書藝文志
兵家陰陽風后十三篇班固自註曰圖二卷依託

也竝無握奇經之名且十三篇七略著錄固尙以爲依託則此經此解七略不著錄者其依託更不待辨矣馬隆述讚隋志亦不著錄則猶之公孫宏解也考唐獨孤及毘陵集有八陣圖記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旁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

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云云所說
乃一一與此經合疑唐以來好事者因諸葛亮八
陣之法推演爲圖託之風后其後又因及此記推
衍以爲此經併取記中握機制勝之語以爲之名
宋史藝文志始著於錄其晚出之顯證矣高似孫
子略曰馬隆本作幄機序曰幄者帳也大將所居
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幄機則因握幄字近而
附會其文今本多題曰握奇則又因經中有四爲
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之語改易其名也似孫又

云總有三本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
蓋呂尙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閒有公孫宏等語
今本衍四字校驗此本分爲三章正得三百八十
四字蓋卽似孫所謂衍四字本也經後原附續圖
據書錄解題亦稱馬隆所補然有目而無圖殆傳
寫佚之歟

六韜六卷

通行本

舊本題周呂望撰考莊子徐無鬼篇稱金版六弢
經典釋文曰司馬彪崔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

名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

案今

本以文武龍虎豹犬爲次與陸德明所註不同未詳孰是謹附識於此

則戰國之初

原有是名然卽以爲太公六韜未知所據漢書藝

文志兵家不著錄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

自註曰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則

六弢別爲一書顏師古註以今之六韜當之毋亦

因陸德明之說而牽合附會歟三國志先主傳註

始稱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志意隋

志始載太公六韜五卷註曰梁六卷周文王師姜

望撰唐宋諸志皆因之今考其文大抵詞意淺近

不類古書中閒如避正殿乃戰國以後之事將軍

二字始見左傳周初亦無此名

案路史有虞舜時伯益爲首蟲將軍

之語雜說依託不足爲據

其依託之迹灼然可驗又龍韜中有

陰符篇云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克敵之符長一

尺破軍之符長九寸至失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蓋

偽撰者不知陰符之義誤以爲符節之符遂粉飾

以爲此言尤爲鄙陋殆未必漢時舊本故周氏涉

筆謂其書竝緣吳起漁獵其詞而綴輯以近代軍

政之浮談淺駁無可施用胡應麟筆叢亦謂其文
代陰書等篇爲孫吳尉繚所不屑道然晁公武讀
書志稱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
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武學號曰七書則其
來已久談兵之家恒相稱述今故仍錄存之而備
論其蹊駁如右

孫子一卷

通行本

周孫武撰考史記孫子列傳載武之書十三篇而
漢書藝文志乃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故

張守節正義以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杜牧亦謂武書本數十萬言皆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史記稱十三篇在漢志之前不得以後來附益者爲本書牧之言固未可以爲據也此書註本極夥隋書經籍志所載自曹操外有王凌張子尙賈詡孟氏沈友諸家唐志益以李筌杜牧陳皞賈林孫鎬諸家馬端臨經籍考又有紀燮梅堯臣王皙何氏諸家歐陽修謂兵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其言最爲有理然至今傳者寥

金定四庫全書
寥應武舉者所誦習惟坊刻講章鄙俚淺陋無一
可取故今但存其本文著之於錄武書爲百代談
兵之祖葉適以其人不見於左傳疑其書乃春秋
末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爲然史記載闔閭謂武
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則確爲武所自著非
後人嫁名於武也

吳子一卷

通行本

周吳起撰起事蹟見史記列傳司馬遷稱起兵法
世多有而不言篇數漢藝文志載吳起四十八篇

然隋志作一卷賈誦註唐志竝同鄭樵通志略又有孫鑄註一卷均無所謂四十八篇者蓋亦如孫武之八十二篇出於附益非其本書世不傳也晁公武讀書志則作三卷稱唐陸希聲類次爲之凡說國料敵治兵論將變化勵士六篇今所行本雖仍併爲一卷然篇目竝與讀書志合惟變化作應變則未知孰誤耳起殺妻求將齧臂盟母其行事殊不足道然嘗受學於曾子耳孺目染終有典型故持論頗不詭於正如對魏武侯則曰在德不在

險論制國治軍則曰教之以禮勵之以義論爲將之道則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大抵皆尙有先王節制之遺高似孫子略謂其尙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斯言允矣

司馬法一卷

通行本

舊題齊司馬穰苴撰今考史記穰苴列傳稱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然則是書乃齊國諸臣所

追輯隋唐諸志皆以爲穰苴之所自撰者非也漢志稱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陳師道以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疑非全書然其言大抵據道依德本仁祖義三代軍政之遺規猶藉存什一於千百蓋其時去古未遠先王舊典未盡無徵撫拾成編亦漢文博士追述王制之類也班固序兵權謀十三家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技巧十三家獨以此書入禮類豈非以其說多與周官相出入爲古來五禮之一歟胡應麟筆叢惜其以

穰苴所言參伍於仁義禮樂之中不免懸疣附贅
然要其大旨終爲近正與一切權謀術數迥然別
矣隋唐志俱作三卷世所行本以篇頁無多併爲
一卷今亦從之以省繁碎焉

尉繚子五卷

通行本

周尉繚撰其人當六國時不知其本末或曰魏人
以天官篇有梁惠王問知之或又曰齊人鬼谷子
之弟子劉向別錄又云繚爲南君學未詳孰是也
漢志雜家有尉繚二十九篇隋志作五卷唐志作

六卷亦竝入於雜家鄭樵譏其見名而不見書馬
端臨亦以爲然然漢志兵形勢家內實別有尉繚
三十一篇故胡應麟謂兵家之尉繚卽今所傳而
雜家之尉繚竝非此書今雜家亡而兵家獨傳鄭
以爲孟堅之誤者非也特今書止二十四篇與所
謂三十一篇者數不相合則後來已有所亡佚非
完本矣其書大指主於分本末別賓主明賞罰所
言往往合於正如云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
之人又云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

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皆戰國談兵者所不道晁公武讀書志有張載註尉繚子一卷則講學家亦取其說然書中兵令一篇於誅逃之法言之極詳可以想見其節制則亦非漫無經略高談仁義者矣其書坊本無卷數今酌其篇頁仍依隋志之目分爲五卷

黃石公三略三卷

通行本

案黃石公事見史記三略之名始見於隋書經籍志云